

何以深爱民宿 因为不愿将就

■张秀玲

走过万水千山,住过各种各样的旅舍。多年后,发现自己对民宿情有独钟。

最早接触民宿,是10年前在云南丽江的自助游。根据旅游攻略提供的,住在丽江客栈,别有情趣。到了丽江,我漫步街上,很快找了一间客栈。客栈类似于独门独户的小院子,木质结构,两层楼,楼上楼下各有几间房。所谓客栈的总台,就在一楼台阶前放一张桌子,一位小姑娘把守。院子角落种满花草,中间晾满衣服。房子虽小,但弥漫的温馨平和的人气,让人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。住在客栈那几天,我基本大早出去逛逛,中午回来睡觉,晚上又出去,半夜才回。中午留在客栈那段时间,除了睡个午觉,基本坐在客栈庭院,把玩花草,坐看庭院上方行云飘散。偶尔跟其他游客聊天,借鉴更多的旅游经历;也跟客栈老板唠嗑,了解风俗民情。后来在老板热心指点下,我游玩了周边的香格里拉和泸沽湖,回来后又照样住在老板客栈,期间行李也留在这里。

有了民宿别样的体验,以后若是自助游,便极力寻找当地民宿。只是那时民宿不是很普遍,仅是著名景点,稀稀落落开设几间。大概是2008年吧,我们去凤凰自助游。沱江边的吊脚楼是心目中最神秘最诗意的民宿。可惜我们去的时候,为数不多的理想客栈都客满了。在景区边上等上几天,好不容易等到一间。客栈位于沱江边,房间阳台可以直接欣赏沱江风貌。有了得天独厚的阳台,我们哪会在旅舍大睡呢?早起或者日落,乃至夜晚,基本待在阳台上,闲看风景,悠然自得。

近几年,休闲兼具养生的旅游方式大受游客追捧,民宿也如雨后天春笋般长在优美宁静的村落。于是乎,人迹罕至的地方被我频频眷顾;每次在旅馆和民宿之间,我义无反顾选择了后者。而每一次的民宿体验,让我的旅游感受变得丰厚而深远。

在永嘉林坑的几天,我们入住在桥边刚翻建的人家客栈。天公不作美,那两天一直下大雨。下雨的时候,我们一直安守在一楼中堂前

看下雨,听雨声,数雨帘。晚上,溪水淙淙和屋檐上的雨声声声入耳,简直是一首交响曲,让人如梦如幻。骤雨初歇的时候,我们才去村庄周边走走。每顿饭都是客栈老板提供的,基本都是农家菜。奇怪的是,我们这班人年龄层次不同,但感觉这两天爽然和悦,丝毫没有感到无聊乏味。安坐庭院看雨听雨,如此诗意,繁华的当下,何曾拥有过?只有在这里,才赋予这样的诗意。

前年国庆的金华双龙洞景区附近的鹿田山村,却让我们享受了返璞归真极为简朴的生活。那个山村本是避暑胜地,国庆的时候,游客自然不多,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理想的人家客栈。被我们看中的,是这户人家的厨房很干净,这其实就是他们一家人的厨房。每顿,除了农家菜,村庄附近水库的鱼让我们大快朵颐,价格也实惠。偶尔,主人还让我们品尝他们自己种的柿子。山村的晚上很早就闻寂无声,我们入乡随俗,搓几圈麻将,便早早入睡。这个年纪睡眠很成困惑,在山村的那几晚,我们睡得出奇得香。

选择民宿,除了享受宾至如归的亲 and 更多的是收获诗意且淡然的生活。而这样细嚼慢咽的慢生活,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安放。松阳四都寨头的休闲基地,近在咫尺的湖岭双溪寨,在这些地方,我们就是将日子置换成一日三餐的简单,入睡准时;去附近散步成了饭后的主旋律,呼吸新鲜山区空气让我们如获至宝。把红尘挡在了城市的那一边,遁入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,每天似乎无所事事,但每天过得很充实;每天简简单单,但又高高兴兴。离开时,竟有些依依不舍,回到家,顿恍如隔世。

人活到极致,一定是素,是淡。这简约情怀渗透到我旅行的每个细节,包括旅游地方和吃住。人满为患的景点,我不会趋之若鹜。那些豪气冲天或者规矩冷漠的宾馆,是给返璞归真的诗意上了一道锁,所以那些坐落幽静村落的民宿一旦入眼,便成了我坚定不移的选择。

何以深爱民宿,因为我不愿将就。

寂寞沙洲

■金春妙

曾经一段时间非常迷恋周传雄的《寂寞沙洲冷》这首歌。歌词意境唯美,古韵深厚,旋律伤感迷醉,当时还特意把歌词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上,反复哼唱。只觉得“寂寞沙洲冷”这句话好熟悉,却想不起哪里见过。

今日重读苏轼的《卜算子》,熟悉的句子重现眼帘: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。

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。以往对这句的解读仅仅停留于诗人“怀才不遇”的叹息,流放惠州的沉郁荒凉心态表达,殊不知,这首词是大文豪苏轼写给一位少女的挽歌。

苏轼在世时,文名鼎盛,粉丝无数,上至80岁的老妪,下至穿开裆裤的娃娃,谁人不识,爱慕者无数。惠州一温氏少女迷恋苏轼如同今日某粉丝迷恋刘德华,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。但是苏轼远在京城,温氏思而不得,不像今日,为见偶像,飞机火车方便得很。巧的是,苏轼被贬惠州,苏轼的不幸在16岁的温氏看来确是欢喜的,可以近距离地偷看偶像,每天躲在窗下听偶像读诗,想想都美。久而久之,60多岁的苏轼察觉了少女的心思,劝她说:“我已经为你物色好了佳婿,成就一段美满婚姻。”不久,苏轼渡海而去离开惠州整整4年。回来时,温氏不幸去世,向海而葬,一座沙洲,遥望偶像离去的方向。深情至此,令才子苏轼动容,情流笔端:

缺月挂疏桐,漏断人初静。谁见幽人独往来?缥缈孤鸿影。

惊起却回头,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。

掸新

■黄选坚

过年要掸新,这是我们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。每年腊月廿四五,家家户户都要把家里的瓶瓶罐罐拿出来洗刷一番,如果碰到一个好天气倒也罢了,但是浙南天气是越近年关这天就越阴冷,难得有几次艳阳天,有时候太阳露了一下脸,等待焦急中的人们便会急急忙忙地晒被掸尘,可是才过了个把时辰,阳光就不见了,风会像冰水似地泼过来。懒汉们就会找个“越积越厚”的吉利语当托词敷衍了事,只有勤快能干的媳妇早早地把家里的一切收拾得干干净净,只等着穿新衣服过年发红包去。

在我的记忆里,也有那么几次过年碰上好天气,把家里家外都痛痛快快地掸了一次“新”。掸新的主战场,除了各自的房屋外,就是在家门口的那条小溪里。小溪绕村而流,几乎成了大半个村子人家的天然水池。早晨的阳光刚刚焐热



悲情以词记录,温氏粉丝做到这个境界,幸还是不幸?

苏轼从来不缺粉丝,尤其是女粉丝。有人说“乌台诗案”因为苏轼“才比天高”,宫中的皇后对苏轼诗词迷恋沉迷,皇帝老儿醋瓶打翻,才导致他一贬再贬。时间过去千年,历史真假已无从考证,女粉丝却依然成野火烧不尽的气势燎原一片。

记得求学期间,一女同学读苏轼的词失声痛哭,曰:如得苏轼一眼,死而不憾。一眼千年!源于《江城子·忆梦》拨动柔軟的内心,痴情到阴阳相隔依然深情缱绻:

十年生死两茫茫。不思量,自难忘。千里孤坟,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,尘满面,鬓如霜。

夜来幽梦忽还乡。小轩窗,正梳妆。相顾无言,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,明月夜,短松冈。

这首苏轼为悼念第一任妻子王弗所做,王弗虽只有27年的锦绣年华,如璀璨的烟花绚烂于夜空那么短暂,却让苏轼在其逝去后10年依旧念念不忘,让豆蔻年华的女同学为苏轼的深情垂泪悲痛。集诗词书画为一身,又如此多情的苏轼如在今日,什么都教授、何以琛?全站一边去。有才,任性千年!

王菲的《明月几时有》是苏轼的;周传雄的《寂寞沙洲冷》也是苏轼的,虽然故事背景、人物改朝换代,但是意境依然是《卜算子·缺月挂疏桐》。

自你走后心憔悴,白色油桐风中纷飞,落花似人有情……仍然捡尽寒枝不肯安歇,微带着后悔,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。

有爱,有情,有义,寂寞沙洲,一点不冷。暖在悲悯!暖在思念绵长!暖在传唱悠远!

子和木板搬下来浸到小溪里,这样来回也要走上十来趟。看着整张床平铺着在水上浮浮沉沉,阳光照下来,映出通身的鲜红,透着一股喜庆,与别人家杂七杂八蓬头垢面的家具比起来,倒像是久经年月的工艺品,让我从心底冒出了一丝自豪来。

掸新是一件很累的体力活,这种认识在我搬着自家的老床时就有了,现在依然这么认为。虽然现在100来平方米的寒室实在比不得当年老家的工程浩大,但是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,见缝插针地整理家务,却是另外一种忙和累。坚持着一年一次的掸新行动,对我来说实际上是对劳动的一种坚持。每每整理自己的书房,收拾林林总总的书籍,常常会捡到一枚前年的贺岁卡,几页过去不经意间的笔记,便如遇友人,细细品读,满心欢欣,这大概就是对心灵的一次洗涤,对劳动的一次馈赠吧。

掸新,既是对身外之物的清理,也是对心灵的一次拂拭。在掸新工热销的时代,也许一次身体力行的掸新行动,在忙碌而快乐的生活中,能够给自己烹制出一份香甜的心灵鸡汤。



资料图